



# 天祿琳琅 乾隆御覽之寶



劉美玲

## 前言

中國於先秦時即有金匱、石室之稱的宮廷藏書機構，但真正大規模且有系統的擴充宮中藏書則是從西漢開始，當時並建立石渠閣、天祿閣、麒麟閣等藏書所；由劉向、劉歆父子清點、校勘、整理所藏書籍，編成《別錄》、《七略》，為宮廷藏書目錄之濫觴。隨後歷代相承，皆於建國之初廣搜遺書，建立皇室藏書，並進行整理校勘，如唐代有集賢殿，宋代設崇文院，元代的奎章閣，明代文淵閣等，不但藏書豐富，而且還經常成為君臣論學講經之所。

明末，文淵閣被兵火焚

毀，宮廷藏書所剩無幾。因此，滿清入關之後，隨即展開徵書活動。從順治開始，為配合《明史》的修纂，經康熙、雍正，迄乾隆為編纂《四庫全書》所進行的大規模全國性訪書，使得清代宮廷藏書無論質或量皆有了重大的提昇。現今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典藏之善本古籍，大半得自清代皇室珍藏，也可說是清宮各宮殿藏書的匯集，其中包含了武英殿的內府刻書、文淵閣的《四庫全書》、摛藻堂的《四庫全書》、養心殿的《宛委別藏》以及昭仁殿專藏宋、元、明善本典籍的「天祿琳琅」等等。

專門典藏「天祿琳琅」藏書的昭仁殿位於乾清宮東側，原是康熙皇帝讀書起居之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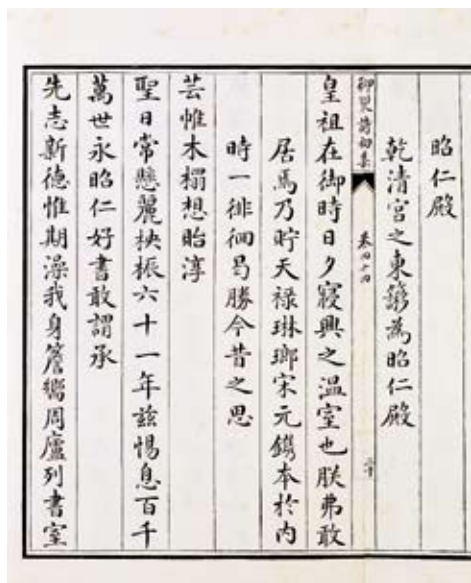
乾隆皇帝自幼跟隨祖父讀書，在耳濡目染之下，亦喜歡研讀古書，故即位後不久，便聚珍罕圖書於此，並賜名「天祿琳琅」，成為清宮最名貴的一批「古董書」。

「天祿」一詞取漢朝天祿閣藏書故事，「琳琅」為美玉之稱，意謂內府藏書琳琅滿目。而清宮的「天祿琳琅」是二百五十餘年前皇室收藏的「古董書」，由於當時已經過皇家篩選，並鈐上代表皇室的「天祿琳琅」等藏書印記，不但裝潢典雅精緻，其文物價值的珍貴性在古書日益稀少的今天，早已不言可喻。

本次特展即以昭仁殿的「天祿琳琅」藏書為主題，分別以藏書的由來、書中珍品、收藏家鑑賞標記，與明清之際



欽定天祿琳琅書目 故殿025468-025477



御製詩初集 故殿004271-004296

因仿造宋、元舊籍而致儒臣失察誤判等四方面，讓觀眾一覽清代皇室善本圖書收藏與鑑賞風格。

### 一、藏書由來

清代歷經康熙、雍正、乾三朝採集全國善本典籍，乾隆九年（一七四四）高宗命內廷翰林檢點宮中舊藏圖書，選擇其中善本進呈御覽，並彙集於乾清宮東側的「昭仁殿」，列架陳設，取漢宮「天祿閣」藏書典故，賜名「天祿琳琅」。自此昭仁殿成為皇家善本藏書室，專門典藏宋、元、明珍稀善本典籍。

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，文治武功皆達空前的成就，他在日理萬機之餘，勻出時間對宮中收藏文物進行整理與研究，其成果見於《秘殿珠林》、《石渠寶笈》、《西清古鑒》等書中。對宮中所藏善本古籍的整理則是以《天祿琳琅書目》（以下簡稱《天祿初編》）為代表，其編輯方式

一如對古書畫的鑑賞體例，除著錄圖書作者、卷數、內容旨要、刊刻時地、流傳源流外，增加著錄了藏書印的文字、形狀和鈐記位置等項，開創了書目編製的新體例，以如評鑑書畫文物般的標準來衡量版本的文物價值，這種標準亦影響了後代書目編輯與版本的審定。本書已收入《四庫全書》中，四庫群臣讚許云：「未有乙覽之博、宸章之富、鑒別之詳明、品題之精確如是者。臣等繕錄之下，益頌聖學高深，超軼乎三古也。」

嘉慶二年（一七九七）

昭仁殿火災，乾隆收藏的天祿琳琅藏書盡燬。嘉慶皇帝為了重建「天祿琳琅」典藏，特命內臣從御花園與宮中各殿所藏的舊刻圖書中選出善本，加上從各地陸續收集之善本，再以「天祿琳琅」之名重建內廷善本藏書。嘉慶皇帝也仿效乾隆，命大學士彭元瑞等人編成《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（以下簡稱《天祿後編》）。由於初

編之藏書已遭焚燬，現今所見所謂的「天祿琳琅」藏書，多屬火災後重彙的藏書，其中大多為宋、元善本、影抄宋本及較為具有代表性的明代刊本，反較《天祿初編》更為豐富。同時現今古籍善本投資領域中，即以《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》之著錄書目為鑑定善本的一大依據。



周髀算經 故善002005-002006 書前乾隆皇帝御筆題識

## 二、書中的珍品

圖書本來只是知識的載體，但由於古書在印刷及裝幀形式上與今書大不相同，再加上紙質文物的不易保存，能留存下來的數量就十分有限，故無論從歷史性或文物性而言，古書也成了古董。天祿琳琅藏書涵蓋有宋、遼、金、元、明五朝善本，所收圖書範圍十分廣泛，其中不乏孤本秘笈，不但顯現了中國各時期刻版印書的精湛技巧之外，更展現出圖書發展演變的歷程與時代意義。

### 御製題識的書中珍品

乾隆皇帝對於珍稀而有價值之善本，有如其對書畫鑑賞般，常親自御筆題識，被視為「天祿琳琅」藏書中珍品之珍品。《天祿初編》凡例即云：「御製題識者尤為藝林至寶，珍逾琬琰，敬登鑑識之首。」本次展出的《周髀算經》為現今流傳著作年代最早的一部數學著作，同時也是一

部天文學著作，是書卷前即有乾隆御題。此書是清康熙時毛氏汲古閣，毛晉季子毛辰，從王世貞、李開先、黃俞邵三位藏書家中，分別取得皆鮑澹之重刻本的《算經》七種，字畫端整，雕鏤精湛，特「刻畫影摹」而藏之，常熟毛氏描摹紙墨精巧，書肆稱為「毛鈔」。

### 校勘精良的宋版書

宋刻本以其刻印精良，校勘認真受到歷代藏書家的青睞。展品中《通鑑紀事本末》以宋淳熙乙未（一一七五）嚴州小字本為底本，於寶祐五年（一二五七）由趙與憲出資，精加雘校，改易為大字，版式莊嚴閱整，譽為善本；並歷經元、明多次修補，印本摻雜了三朝修補的風格，可為三朝遞修本的典型範本。南宋時，福建已為全國經濟文化的重鎮，建陽縣有麻沙、崇化，是著名的刻書中心，所刻書籍皆具有相似的特徵，《十七史詳節》是一種讀史節鈔便記之書，此



晦庵先生文集 宋淳熙間福建刊本



文獻通考 故善002277-002336

本即為宋代建陽書坊以袖珍本刊行流通之版本。宋乾道二年的《孔氏六帖》，為書成初刻本，與成書原稿面貌最為接近，常為後世傳本校正之最佳底本。

「天祿琳琅」藏書佚失最多者為宋版書，據清室善後委員會報告，曾於懋勤殿、養心殿發現溥儀賞賜溥傑的賞單，其中則有為數不少之宋刊書籍，其函冊數又與《天祿後編》著錄者雷同，或許即為「天祿琳琅」流散圖書。本院於近年分別經由捐贈及購買入藏了《童溪王先生易傳》、《大廣益會玉篇》、《晦庵先生文集》、《後村居士集》、《新編諸儒批點古今文章正印》等，為散落於外之善本重歸其所。其中宋淳熙間福建刊本《晦庵先生文集》曾為毛氏汲古閣舊藏（鈐有「宋本」、「甲」、「毛」、「晉」、「汲古主人」印記），民國初年，溥儀藉故賞賜溥傑，而後流落民間，抗戰初期沈仲濤先



三國志 故善005725-005744

書院的《文獻通考》即為元代最為著名的書院刊本，字體書寫優美，行款疏朗悅目，印刷俱精，誠為元本中的代表作，刻成後的書版依然存於西湖書院，便於保存和重印，所以刻本流傳較廣。

元代地方刻書蔚為風氣，私宅家塾自然也隨行於後，花谿沈氏家塾即為私家刻書堂號中較為習見的。《松雪齋文集》卷十後有沈伯玉刻書跋語，其內容兼有牌記的功能，是宋、元時期刻書常見的一種題跋兼具牌記功能的典型代表。此書書版以娟秀流麗，柔中帶剛的趙體刻書，具有元代雕版印刷的美學特質。

### 覆刻與創新的明版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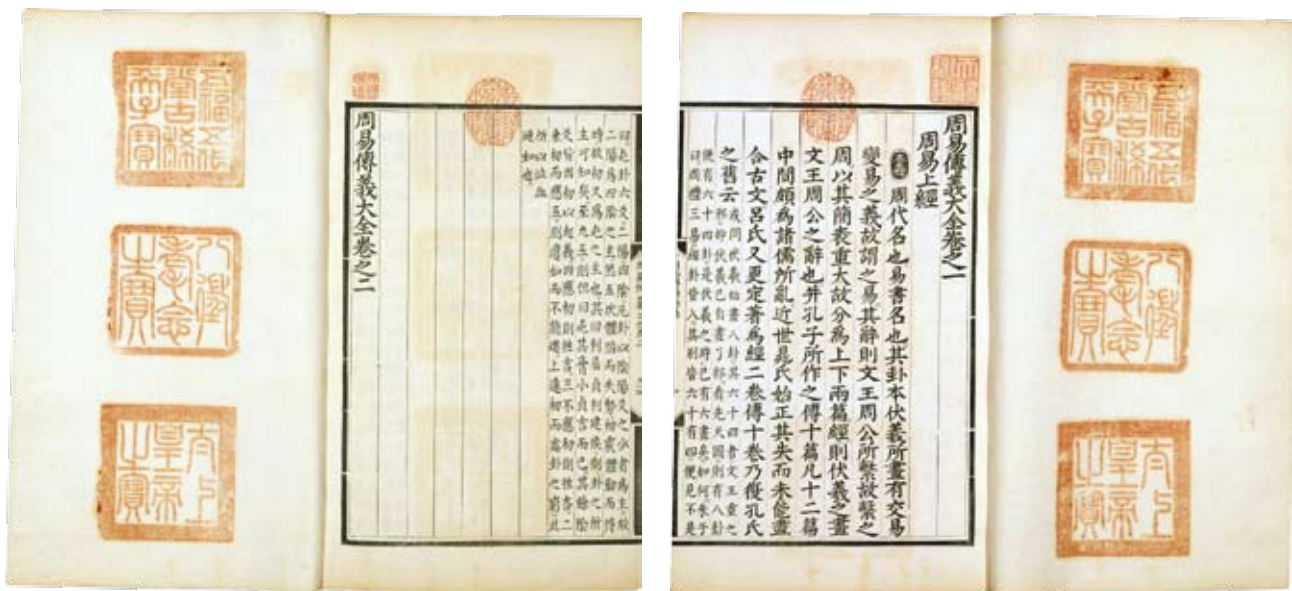
明代內府刻書由司禮監主事，而「經廠」專司刊刻書籍，故亦稱之「經廠本」。經廠刻書主要是提供皇室閱讀之用的刊本，刻印數量不多，裝潢考究，充分展現皇家風格，如明內府刊本《周易傳義大

生於上海購得，民國七十年捐贈故宮，為古籍失而復得留下佳話。

### 繼承傳統的元版書

元代刻書，除了延續了宋代的風格，在官刻、私刻與坊刻亦另有新的時代特色。元代官刻的重點在於地方各路儒學和書院，儒學刻書的

經費來源主要為其學田的收入，刻書的質量在歷代刻書中居於上品，因而受到歷代士人與學者的青睞與好評，展品中的《戰國策》即為儒學刊本代表之一。元代書院因有學田收入作為刻書經費，主持書院者又多為博學之士，因而刻書學術價值高，並展現了元代書院文化的一種特質。杭州西湖



周易傳義大全 故善012880-012991

全》，行格疏朗，字大悅目，文多斷句，白棉紙精印，此種內府刻書風格自明初至明末沿襲不變，影響直至清初宮廷刻書。

明代另一具有代表性的版刻型態即為國子監刻本。國子監刻書始於五代，明代南京、北京都設有國子監，南京國子監除了本身刻印圖書外，同時以印刷、修補宋、元舊版著名，後人稱為「三朝本」，顯現出與其他國子監不同的特點。明代萬曆年間南京國子監印刷各朝史書初期大多採用宋、元與明初舊版補修，但因書版年久漫漶，多有脫葉錯簡的情形，至萬曆中期南監祭酒馮夢禎（一五四八—一五九五），除整頓原有舊版外，又大量重刻新版刊印，此批新版至清初猶有補版刷印，世稱「南監本」。此帙《三國志》即為馮夢禎重新校刻的「南監本」代表。

非常盛行，到正德、嘉靖年間發展尤為快速。而明代私家刻書家常同時為著名的藏書家，如蘇州顧春的「世德堂」，其所刊印的「六子本」源自古本，博參群籍，考義多方，校刻精良，即為著名的版刻，市場上常有書賈剝去原有牌記冒充「世德堂」原刻本以牟利。另外，明代套版印刷盛行，書坊利用精湛的數版套印技術提高印刷的品質，以獲取更高的販售量，而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即為吳興凌氏，以墨色刊印原文，書中圈點和評語均用朱色，天頭有朱筆校注的《東坡書傳》，正文字大悅目，紙張潔白如玉，以提供讀者方便閱讀的刊刻形式而聞名於世。

### 三、收藏家的鑑定標記

清宮不但是一座中國藝術典藏的寶庫，更有堪稱首指的善本圖書，其中有直接從前代內府收藏繼承的，有從民間徵集入宮的，也有時臣敬呈的。通常宮中藏書鈐用的璽印



文選 故善014502-014551



龍龕手鑑 故善001281-001286 鈐有南宋內府藏書印記「內殿書印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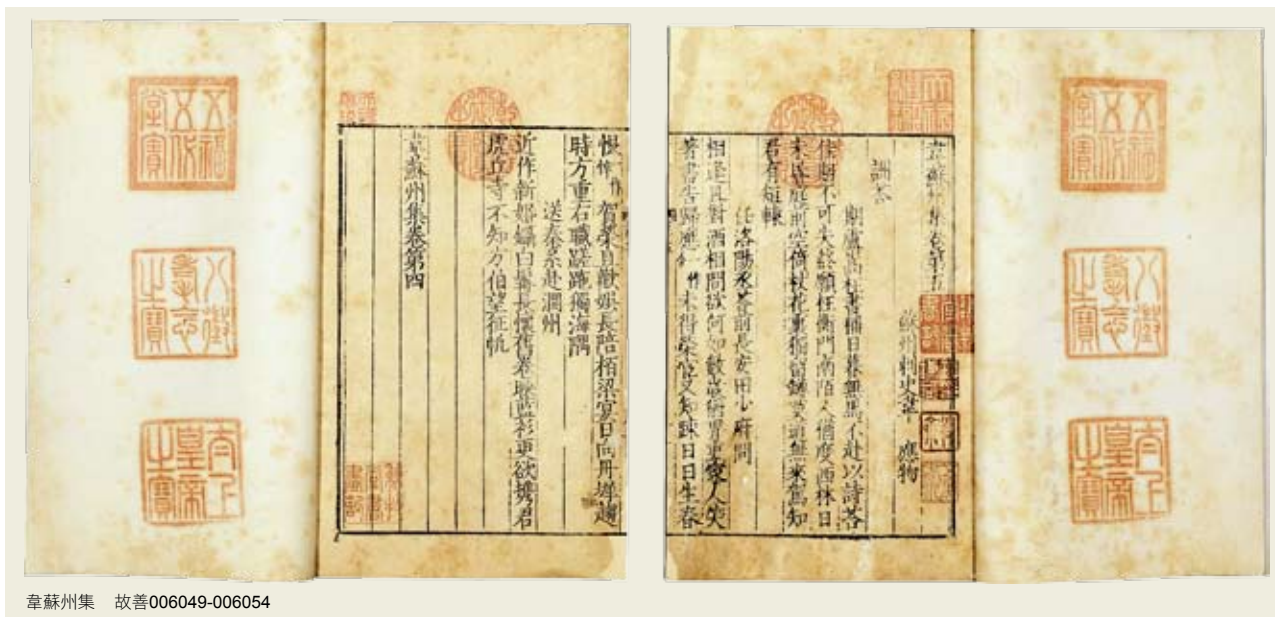
並無具體的規定，但「天祿琳琅」藏書仿乾隆九年、十年所編成《秘殿珠林》、《石渠寶笈》著錄的宮中書畫皆有固定收藏鈐印格式，如《石渠寶笈》收錄之書畫有「乾隆鑑賞」、「乾隆御覽之寶」，「石渠寶笈」、「三希堂精鑑璽」及「宜子孫」，另再加收藏地鑑藏璽，如「乾清宮鑑藏璽」、「養心殿鑑藏璽」等。



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凡例記載，天祿初編所鈐的宮中藏書「印璽」有兩方，一曰「乾隆御覽之寶」，一曰「天祿琳琅」，然初編的藏書已燬於祝融，無法得見；但嘉慶皇帝重收的天祿琳琅藏書，則一律在扉葉上鈐：「五福五代堂寶」或「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寶」、「八徵耄念之寶」、「太上皇帝之寶」三枚朱方，由上而下排列；首葉上端鈐有「乾隆御覽之寶」朱橢與「天祿繼鑑」白方，末葉上端則蓋「乾隆御覽之寶」朱橢與「天祿琳琅」朱方。這是嘉慶朝天祿琳琅藏書印記的固定形式，缺一不可，代表著歷經乾隆與嘉慶兩位君主的收藏鑑賞，其珍貴性不言而喻。除了宮中鑑藏寶璽之外，「天祿琳琅」藏書收傳「印記」則能勾勒出一部書的流傳軌跡，成為鑑定古書的最佳佐證。

### 展現圖書遞藏的流傳脈絡

在宋紹興二十八年



章蘇州集 故善006049-00605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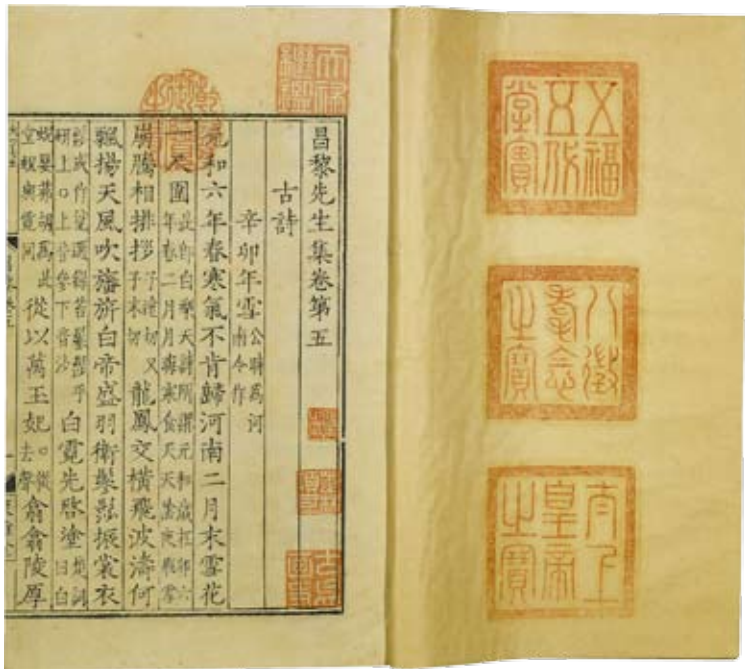
明末藏書家毛晉家族藏書印記

(一一五八) 明州修補舊刊本《文選》中藏書印多達四十一枚，主要有明末藏書家毛晉(一五九九—一六五九)家族藏書印記，如「宋本」、「戊戌毛晉」、「毛姓祕翫」、「汲古閣」、「毛氏藏書子孫永寶」、「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」、「子子孫孫永寶」、「臣晉」、「汲古閣世寶」等。由書中印記歸納出本書經明代文徵明、文嘉、毛晉、毛表、王寵、楊錄、夏時正；再經清吳歷、季振宜遞藏，最後歸入清內府。從其收藏歷程不難見宋本受到藏書家喜愛之程

度，而經手鑑賞印記則是最佳佐證。

**圖書收藏印記的解讀**

藏書印的鈐記大致上是由書畫收藏、鑑賞印記延伸引用而來的，所以蓋在圖書的藏書印常有與書畫上之用印相同的情形，如清高宗的「乾隆御覽之寶」即是常見於書畫與圖書的經眼鑑賞之用璽。而代表皇室典藏圖書的印記有如南宋內府藏書印「內殿書印」與明代內府刻書的「表章經史之寶」，則為內府崇尚文化、稽古右文的象徵，加上了皇家印



昌黎先生集 故善009161-009176

記的典籍則身價倍增。藏書家將圖書視為珍寶，常希望藏書延續，期許後世子孫可以借書並傳後，而於書中鈐記，如「子子孫孫永寶」、「毛氏藏書子孫永寶」等常見之藏書印記。

鈐記於書上的藏書印記，有表示收藏、鑑賞、閱讀等

意義，印文種類包羅萬象，而在典藏、惜書與傳後旨趣的印記之外，有一種表達讀書的心性藏書印，則是文人雅士表達個人心性的一種鈐印。如「孔明獨觀大意」、「淵明不求甚解」二印為清代乾隆、嘉慶時期的詩人袁枚（一七一六一—一七九七）以《三國志·諸葛亮傳》中諸葛亮讀書「獨觀其大略」，與《五柳先生傳》



明末清初著名藏書家季振宜常用藏書印 《天祿後編》著錄最多的藏書家揆敘藏書印記 袁枚表達讀書心性的藏書印

中陶淵明「好讀書而不求甚解」，來對照自己的讀書法以表讚賞。袁枚，字子才，號簡齋。錢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築室小倉山隋氏廢園，改名隨園，世稱隨園先生，晚年自號倉山居士。袁枚以孔明、陶淵明厭惡考據，故讀書僅觀大意，不求甚解，以比照自己的治學之道，將此讀書的心性表達於藏書印中。

### 天祿琳琅所收著名藏書家印記舉例

《天祿後編》著錄最多的藏書家分別為揆敘（？—一七一七）、季振宜（一六三〇—一七〇一）與毛晉（一五九九—一六五九）。揆敘為康熙時大學士明珠之子，其藏書印記為「謙牧堂藏書記」與「兼牧堂書畫記」。乾隆時期《天祿初編》並未著錄有揆敘藏書印的典籍。雍正二年（一七二四）世宗因揆敘涉嫌皇八子允禩一案，追奪其官位，削謚與抄家，其原



三禮圖 故善013130-013133

通志堂刊本原書末木記後有「後學性德」四字，以清版偽稱宋版。

三禮圖 故殿030435-030436

「謙牧堂」藏書皆沒入內府，因而嘉慶時《天祿後編》中揆敘即躍升為著錄最多的藏書家。揆敘為清初著名藏書家，其藏書印記在《天祿後編》中卻不見有對印記解說的慣有作法，推測其中的主要原因，可能是揆敘是被雍正抄家之人，彭元瑞等臣編輯《天祿後編》時，或許揣摩皇意，對其有所忌諱，而一反常態不予著錄說明。季振宜，字詵兮，號滄葦，明末清初泰興人，亦為著名藏書家，藏書主要源自毛晉與錢曾。季氏曾將所藏的宋版書編錄成《延令宋版書目》（又名《季滄葦藏書目》）一書，由於對藏書的記載十分準確，至今仍被尊為善本目錄之泰斗，後由乾隆時校勘家黃丕烈（一七六三—一八二五）刻印傳世。季振宜常見的藏書印有「御史之章」、「紫玉元居寶刻」、「季滄葦圖書記」、「滄葦」、「季振宜讀書」、「季振宜字詵兮號滄葦」、「季振宜藏書」等。



書商偽鈐明代書畫名家王寵藏書印記，以抬高書價的作假手法。

毛晉為明代最大藏書家兼刻書家，築有汲古閣、目耕樓等藏書樓。毛晉不但廣收典籍並著力於刻書，所刻之書校勘與版刻精善，並選用良質紙墨影抄宋本，幾乎與宋本無異，為後世所效法。毛晉有五子：襄、褰、袞、表與辰繼承並延續汲古閣藏書與刻書事業。常見藏書印記有「戊戌毛晉」、「毛姓祕翫」、「汲古閣」、「毛氏藏書子孫永寶」、「汲古閣世寶」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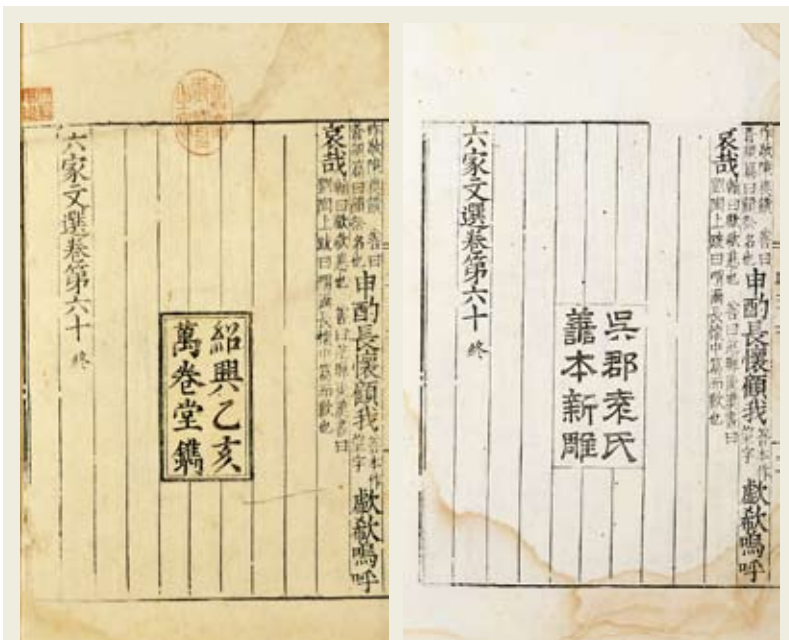
### 偽造藏書印記增加辨偽的難度

明萬曆年間徐時泰東雅堂翻刻南宋末廖瑩中世綵堂本《昌黎先生集》、《外集》、《遺文》，為明清通行之本，係全錄朱熹《考異》和節錄

五百家註而成。東雅堂本不但翻刻精良，並改正了廖氏世綵堂本的明顯錯字。《天祿後編》考證云：「時秦仿刊時以瑩中為賈似道黨人，不足重，削去每葉綵世堂字，改題東雅堂，世遂為東雅堂韓文。」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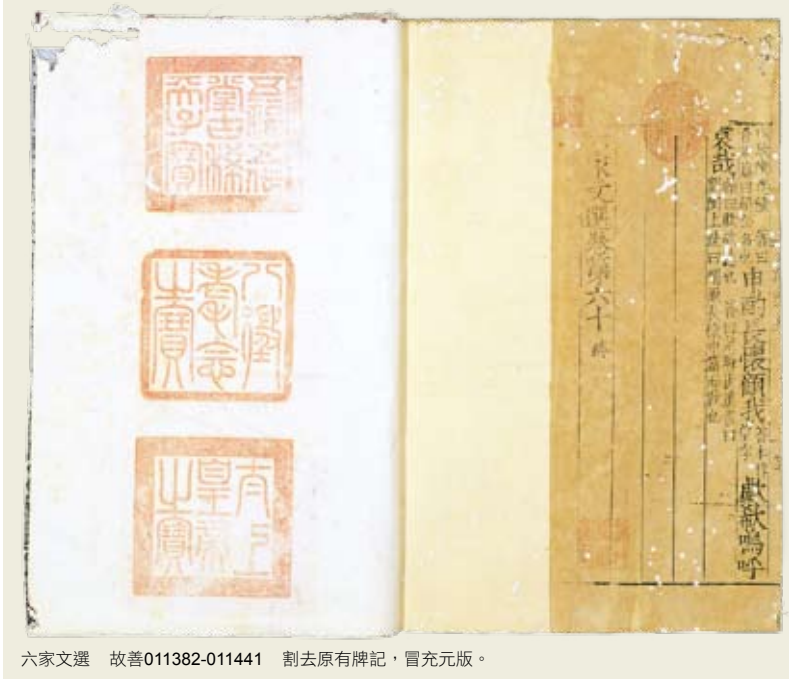
書中每卷末刻應有「東吳徐氏刻梓家塾」牌記，但在本帙中已被剗去。再從書中鈐有明代書畫名家王寵（一四九四—一五三三）藏書印記「履吉之印」、「古吳畫史」與明代藏書堪與「天一閣」匹敵

的「天籟閣」主人項元汴（一五二五—一五九〇）藏書印記「墨林項氏」推演，發現其中不合理之處。王寵為活動於弘治至嘉靖年間，但本書為萬曆年間（一五七三—一六二〇）刊本，似乎不可能為前



六家文選 故善010739-010799  
剗改原有牌記，改以宋代牌記，冒充宋版。

六家文選 故善013558-013589  
明覆刻宋版原有牌記



六家文選 故善011382-011441 割去原有牌記，冒充元版。

人收藏。將原書中每卷末刻有「東吳徐氏刻梓家塾」牌記剝去，並偽造藏書印記，為一種書商慣用作假的手法。

#### 四、仿刻的珍本圖書

《天祿後編》跋云：「前編宋元明外，僅金刻一種，後編則宋遼金元明俱全，凡此皆宛委琅函，娜嬛寶簡，前人評跋，名家印記，確有可證，絕無翻雕贗刻，為坊肆書賈及好事家所偽託者。」可見乾嘉兩帝著錄古籍立義之嚴。但細考現存本院天祿琳琅藏書中，偶見有仿刻偽本，這說明了兩個現象，一是即便是內府仍有審定不周，謬誤出錯的時候；一是仿刻的功力甚強，連皇帝及其周圍的專家都被蒙騙了，這要從善本圖書仿刻史談起。中國圖書的仿刻開始於藏書家將自己蒐羅到的好書，按原刻本的版式與字體覆刻或仿刻印行，力求保持原本的版式風格，以廣流傳。這原屬美意，不幸被不肖書賈利用，成為牟

利的手段，其間的分際是：前者不諱言它是仿刻本，後者則盡可能去掩蓋仿刻事實，並以惡劣的手法造假，如挖改序跋中的時間、地點、人物、事件，或撤換序跋等，常常讓人無法辨識其真正刊刻時代，造成版本鑑定的不易。總之，嘉慶皇帝以極短的時間廣蒐「天祿繼鑑」藏書，致使宮中飽學儒臣也有些誤判，造成部分仿刻精良的圖書入藏宮中。

(一) 以撕去較晚刻本的序跋，剝改牌記以冒充早期的刻本。如《天祿後編》〈卷一宋版·經部〉著錄了一部宋淳熙乙未(二年，一一七五)永嘉陳伯廣刊本的《三禮圖》，其著錄依據乃為卷二十後所鐫的陳伯廣刻書題跋定為宋版。但比對本院另有一部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刊乾隆五十年修補本之《三禮圖》，除了紙質之外，其行款、字體皆與天祿琳琅藏本相同。但通志堂刊本卷首的「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序」與書末木記後有「後學成德」

四字被剝去，這部覆宋刻本以清版偽稱宋版即是一明顯實例。

(二) 增加刻書牌記以冒充早期刊本。明代自洪武時候起，於各地分封皇子為藩王，為避免受封諸王圖謀不軌，不但給予藩王極豐厚的封賞，而且還頒賜經、史及詩、詞、歌、賦等書籍，以便讓他們仰體聖心，陶冶性情，其中包含了許多宋、元善本。有不少藩王喜歡校刻群書，常以皇帝所賜宋、元善本為底本刻印，版本品質講究，此次展出的明嘉靖十三年(一五三四)秦藩覆宋刊本《史記》即是代表，於《天祿後編》將其錄為「宋嘉定六年萬卷樓刊本」歸入〈卷四 宋版·史部〉，封面題簽《宋版史記》。其著錄主要依據為目錄後之木記「嘉定六年歲在癸酉季夏萬卷樓刊」，仔細審查比對木記刻印之葉，乃為割去後另外偽造加入，木記字體和墨色與書中字跡互異，書賈利用人們崇尚宋本極力巧

思造假之心可見。

(三) 以舊刻書坊定稱舊版。展出的《儀禮圖》在《天祿後編》將其著錄為〈卷二宋版·經部〉，本書有木記「崇化余志安刊於勤有堂」。福建省建陽縣的崇化、麻沙兩鎮在宋代被稱為「書籍之府」，為興盛的印書地區，余氏「萬卷堂」和「勤有堂」即為最著名的書坊，及至元代時仍很有名，所以牌記上「勤有堂」未必是代表了宋代的刊刻版本。建安余氏書坊，宋代以余仁仲萬卷堂為代表，入元之後則屬余志安勤有堂。余志安生卒年雖不可考，但由各家藏書志資料顯示，勤有堂余志安刊刻圖書，集中在元大德八年至至正十一年之間，距離宋代達二十餘年，余志安肯定為元人，不可能上及於宋代。所以單就刊刻書坊來判別古籍版刻的時代是不夠的，本帙即是最佳實證。

(四) 常讓書賈冒充舊版的仿刻或翻刻精良的刻本。明代許多藏書家喜愛宋版書「墨香

紙潤，秀雅古勁」，不但致力於宋版善本的購藏，更時常將自己蒐羅到的善本好書予以覆刻刊印。這些家刻善本刊印之後，藏書家除了自己收藏與贈送親友之外，也常成為書商購買的對象。吳郡（蘇州）地區刻書有一些較明顯的特色，如官刻較長於地方史料的刊刻，而家刻、坊刻則是以學術價值較高的典籍為主，「嘉趣堂」即為典範。袁褰乃集藏書家、校勘家與刻書家於一身，不但親自校勘並請良工版刻。其翻刻宋本《六家文選》的〈跋題〉之上便云：「余家藏書百年，此本甚稱精善，因命工翻雕，……計十六載而完。用費浩繁，梓人艱集。今模榻傳播海內……。」袁褰「嘉趣堂」仿宋翻刻精良的程度，常讓書賈撕去序跋與剝去牌記以冒充宋版牟利。

### 結語

清康熙乾隆盛世，在繼承總結前代歷史的基礎上，政治穩

定，疆域統一，經濟發達，文化繁榮，各方面皆已到達了發展的高峰。在乾隆皇帝的重視與關注下，訪求典籍、整理文獻以「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」的傳統書目意旨編制了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。而對「天祿琳琅」所藏善本古籍的整理則是採仿古書畫目錄般的鑑賞體例編輯《天祿琳琅書目》。兩部同為乾隆時期所纂輯的書目，因目的不同編輯的著錄方向亦異，而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引發出書目編輯的另一種新觀點，以如評鑑書畫文物般的標準，來衡量版本的文物價值。圖書典籍是一種文化存在與表現的形式，也是古代文化重要的組成部份，尤其是紙與雕版印刷興起，方便了典籍的流通，促使文化間的交流，藏書活動便在此種環境下漸漸蔚成風氣，而「天祿琳琅」藏書是經過選擇的，藏書所展現的則是皇室藏書的風範與心態，亦可視為清代的宮廷藏書文化的一個部分。

# 天祿琳琅

乾隆御覽之寶

「天祿琳琅」是乾隆皇帝藏書菁華，也是至今仍存的清代皇室藏書，原藏於乾清宮東側昭仁殿中，計約六百餘部，歷經清末民初離亂，部分流散佚失，至今仍有三百餘部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。

本院圖書文獻處特擇「天祿琳琅」藏書之精華，籌辦「天祿琳琅：乾隆御覽之寶」特展並出版導覽手冊。

展覽地點 ■ 本院104陳列室

展覽時間 ■ 2007/12/15 - 2008/6/30  
2008/3/15更換展件



《天祿琳琅：乾隆御覽之寶》

彩色精印 圖文並茂

定價：250元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  
NATIONAL PALACE MUSEUM